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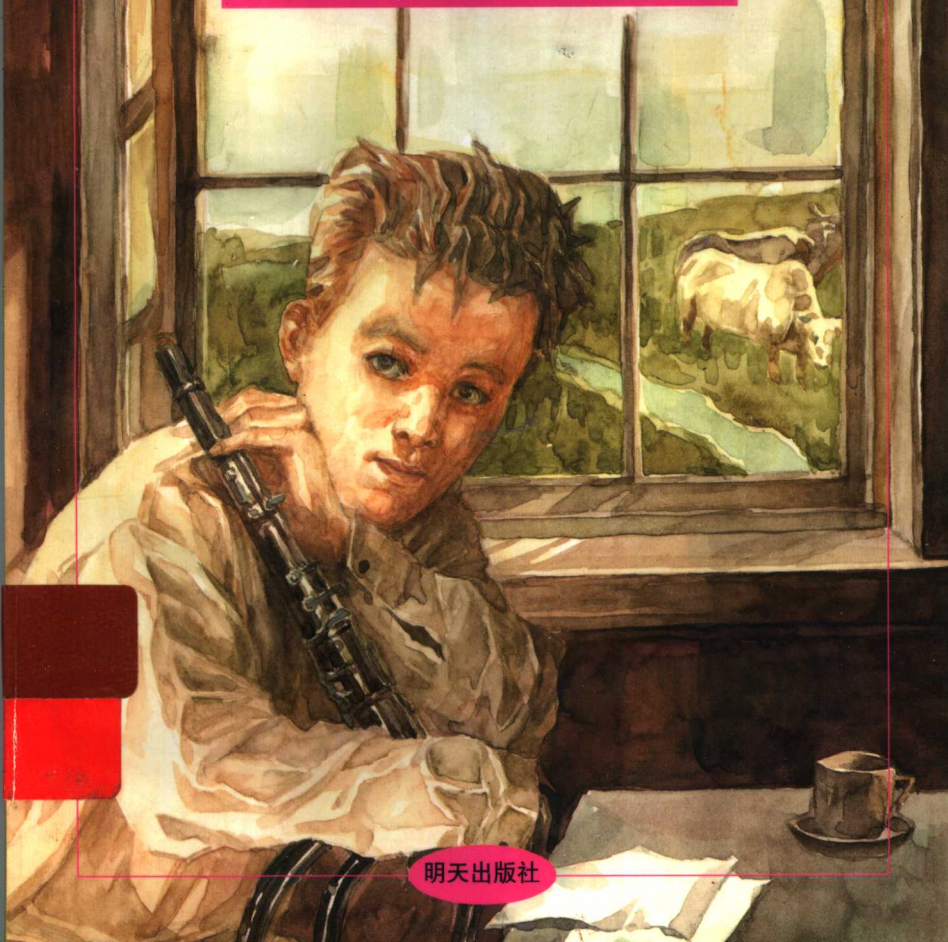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 / 刘海栖

〔美〕南茜·霍普·威尔逊 著

费利克斯的心曲

严久生 / 译 紫 岫 / 校

漂流瓶丛书 · 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



明天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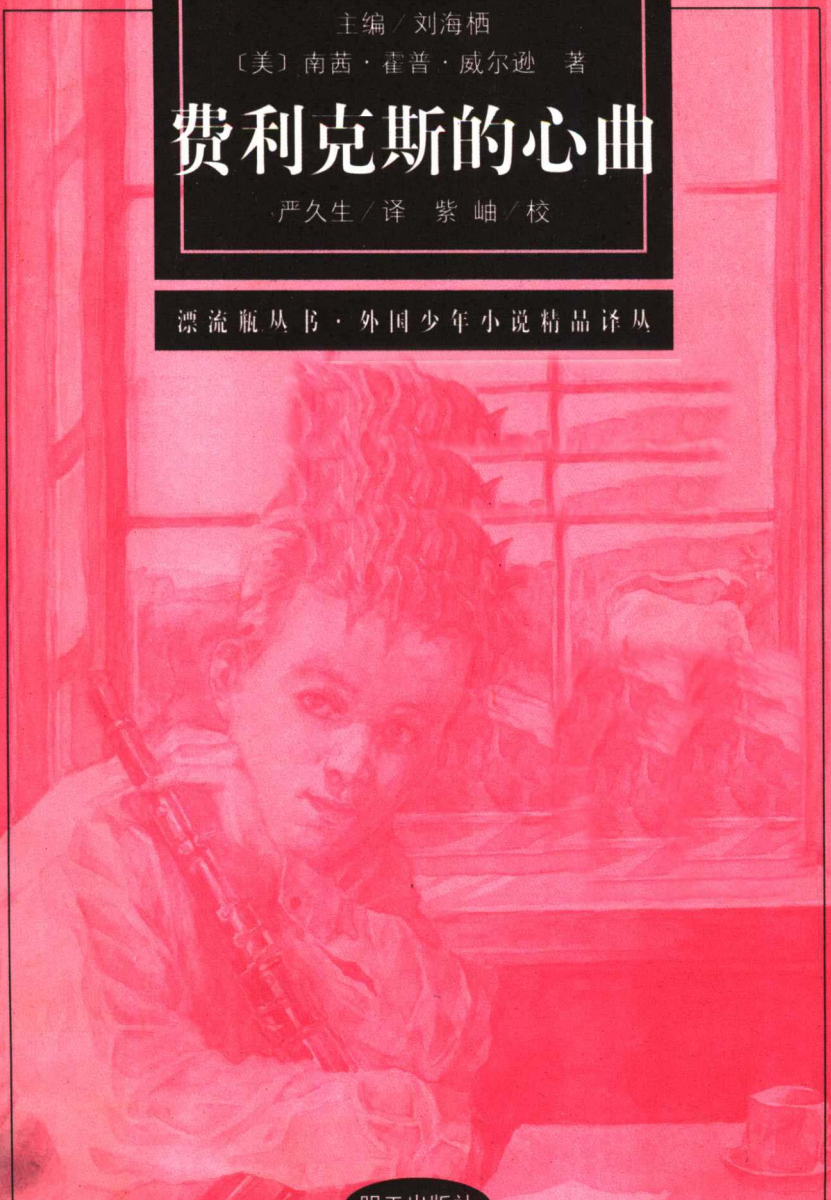
主编 / 刘海栖

〔美〕南茜·霍普·威尔逊 著

费利克斯的心曲

严久生 / 译 紫 岫 / 校

漂流瓶丛书·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

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费里克斯的心曲/(美)威尔逊著;严久生译. — 济南:明天出版社, 1999.9

(漂流瓶丛书·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/刘海栖主编)

书名原文: Becoming Felix

ISBN 7-5332-3065-5

I. 费… II. ①威… ②严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6354 号

丛书名 漂流瓶丛书·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

书 名 费里克斯的心曲

著 者 [美]南茜·霍普·威尔逊

译 者 严久生

出版者 明天出版社
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电 话 (0531) 2060055—4706

发行者 新华书店

印刷者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地 址 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编 276002

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×1092mm32 开

印 张 7.125

千 字 114

ISBN 7-5332-3065-5/I·761

定 价 9.00 元

Becoming Felix

Copyright © 1996 by Nancy Hope Wilson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Farrar, Straus & Giroux, Inc., New York

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© 1999 by

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内 容 提 要

美国牧区少年吉吉勤劳、纯朴又善良。他爱自家的牧场,也倾心音乐。由于某种原因,他得在二者中做出选择,由此发生了很多故事。这些故事使我们看到美国牧区少年的丰富的情感世界。主人公的心路历程也从侧面使我们了解了这样一个事实:在快速发展的都市化进程中,年轻一代对未来既充满向往与憧憬,又存在着深深的迷惘与不安。

出版说明

《漂流瓶丛书》旨在向少年儿童读者推介世界各国近期出版的儿童文学佳作。明天出版社会同有关专家经过反复遴选,向作品的著作权人取得授权,于是有了这套奉献给中国少年儿童朋友的精美礼物。

《漂流瓶丛书》包括《外国少年小说精品译丛》、《外国童话精品译丛》、《外国科幻小说精品译丛》等系列。我们将随时关注国外儿童文学创作界和图书出版界的动态,及时把那些思想性、艺术性较强的作品选入丛书当中。

第一章

吉吉走出树林，来到山顶的牧场，一只白色的大饲料桶在他的手里摇来晃去。那些小母牛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他得把斯盖奇放出去把母牛拢起来，这只牧羊犬早就在电篱笆下面蹿来跳去了，这会儿又冲着吉吉汪汪地叫了起来。

“别急，乖乖，”他叫道，“安静点儿。”

他晓得，让斯盖奇做的活儿可是太多了。那些大个儿的小母牛和一两岁的牛犊还等着吃食儿哪。这只牧羊犬眼见最心爱的活儿不让干了，更加急不可耐，围着吉吉要往里倒饲料的大铁桶绕圈儿飞跑着，接着停下脚步，两只前爪匍匐在地上，高高地摇着尾巴，汪汪地叫起来。

“好了，知道啦，”吉吉应声说，“不过咱还得等等史蒂文。”他回头看了看来时走过的道路，大声喊道：“史蒂文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歇着呢！”史蒂文还在树林里，看不到踪影。吉吉听得出他就在最后一个陡坡下。他听见史蒂文喘着气说：“我可得歇会儿神了，过会儿还要一口气冲上山顶呀！”

吉吉笑了，同时心里也感到了一丝内疚。对他的朋友来说，自己的这些日常工作可是桩苦差事，可这点儿他总是忘得一干二净。

“卧下，斯盖奇。”他命令道，斯盖奇极不情愿地照办了。

吉吉放下饲料桶，站在了那块龟形大石头旁边。从这里望去，整个农场一览无余，它位于两山之间的山谷里。那里，白房屋、红谷仓、双青贮窖……就连星罗棋布的牲口棚都仿佛浑然天成，就像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那些古老的苹果树似的。苹果树那繁茂的枝叶涌下山坡，直搭在牲口棚上。河的对岸，黑白两色的母牛斑斑点点，映衬着绿色的草场。一切依然如故，吉吉不由得长长地、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呼吸中充溢着渐渐逝去的夏日的气息，以及最后一茬成熟的草料的味道。

“咻！”史蒂文靠着林子边上的一棵树，吁吁地喘

着气。“真陡啊!”他一边说,一边顽皮地伸了伸舌头。尽管穿着短裤背心,脸上还是大汗淋漓,涨得通红通红。黑黑的刘海儿一绺儿一绺儿地贴在前额上。

斯盖奇又叫了起来。

“好了,乖乖,”吉吉对斯盖奇说。斯盖奇于是警觉地坐起来,不再吠叫了。

史蒂文突然回过神来:“嘿,听我说,我真喜欢这儿。”

“那就随你吧。”吉吉说。

史蒂文朝电篱笆走过去,那是一条单股电线。他盯着斯盖奇的眼睛,大声喝道:“嘘……”只见黑白两色的斯盖奇,闪电一般飞奔而去。

吉吉一把抓起饲料桶,弯腰从篱笆下钻过去,把饲料摇得哗哗作响。“来吧,头儿!”吉吉用自己最低沉的声音吆喝着,“来吧,头儿!”

“嘿,”史蒂文问,“你干吗偏偏叫它们‘头儿’呢?”

吉吉耸了耸肩膀,回答道:“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哪。”别人怎么叫,他就跟着怎么叫,一直都是这样。

史蒂文哈哈大笑:“我只听到过别人说‘是的,头儿’或者‘不是,头儿,’可从来没有听见人们说:‘来吧,头儿。’”

吉吉若有所思地笑了笑。“来吧，头儿！”他又吆喝了一遍，这回听起来可真是有点别扭。

食槽的底儿早就锈透了，吉吉便把饲料直接倒在槽里边的地上。然后，站在那儿望了望草场那边斯盖奇翻过山头消失的地方，听了听是不是还有牛蹄踏过的扑哧扑哧的声音，可只听到了晚夏午后小虫的嗡嗡声，除此之外，一片静谧。这时，高空中传来了雄鹰的长啸。他手搭着凉棚朝空中望去，大声叫道：“红尾鹭。”

史蒂文伸手去抓饲料桶。“把那只鼓递给我，怎么样？”

吉吉嘿嘿一笑：“那就过来拿吧。”

“嗨，说得倒轻巧，就穿着我的新胶鞋过去呀？瞧瞧那些牛粪饼吧，小子！”

吉吉笑着把桶从篱笆底下捅过去。就在桶咚咚滚过的当儿，吉吉听见那些小牛呼呼地朝山上跑了过来。刚刚翻过山坡，速度便放慢了下来。吉吉数了数，总共有八只，有只小牛掉了队，不过，斯盖奇会把它带回来的。这群小牛牙口不是很嫩，已配过种，到春天就产奶了。

“喂，哪只叫克莱尔来着？”史蒂文问道。

吉吉用手指了指。“那只颜色最黑，脑门儿上有块白斑的就是。”克莱尔是吉吉的牛，快两岁了。他

是自个儿把它养大的——给它梳毛洗澡，悉心喂养，为了在四健会组织的展览会上争得绶带，吉吉还带它去露了露脸。

“它长大了。”史蒂文说。

吉吉哈哈大笑起来，估量到了春天克莱尔可就真的“胀”起来了，“你觉得这还叫大？”

“它还长吗？”

“嗯，你想，它终于有了——我是说，怀了小牛。”怀小牛以前，吉吉十分担心。他当真担心来着，因为给克莱尔配种花了不少的钱，试了多次才算成了。

“怀了小牛啦？”史蒂文有点摸不着头脑，“你是怎么搞成的？我原来当是你只养母牛呢。”

“那没错儿，可是母牛只有生犊，才能产奶吧？”如果克莱尔不怀小牛的话，它在乳牛场就毫无价值可言了。

“产奶——噢，是这么当子事儿。可这么说来，如果它们都是母的，那怎么……”史蒂文闭上嘴巴不说话了。实际上，他的面颊已经有些发红，“算了，不说这个了。”他拣起那只白桶，把它倒过来，好像拿着一面鼓似的，转身朝树林走去，“这会儿，我得去弄点儿木棍儿去啦。”

其实，刚才史蒂文要是问那个问题的话，吉吉还

是乐意回答的。可是，不一定非回答那个问题不可，自己心里也还是同样高兴的。有些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儿，比方说“奶头”了，“奶嘴”了，还有乳牛场的惯例，比方说给母牛人工受孕了，等等诸如此类的话，每当他给史蒂文解释的时候，说着说着总是难为情，觉得别扭。此时此地，他一如往常那样喂着母牛，可忽然间为什么连“来吧，头儿”这样的口头禅听来都这么别扭呢？

最后一只小牛天真无邪地瞪着一双大眼睛，飞快地跑了过来。斯盖奇在它后面撒着欢儿，仿佛追牛的瘾还没过完似的。

“别跑啦，斯盖奇，”吉吉命令道，“干得不错，过去趴下歇会儿吧。”

牛儿们一头伸到饲料桶里，鼻子里呼呼喷着气。那带有草场清新气息的呼吸，交融在草料清香的气味中。吉吉站在它们当中，好让克莱尔在专心致志吃草的时候，能在他身上蹭来蹭去。

那年，奶奶把爷爷的那只老单簧管送给了吉吉，约摸过了一年，爸爸妈妈又送给他这只初生的小黑牛。吉吉给它取名叫克莱尔·安妮特。

吉吉把胳膊伸到牛背的另一面给它搔痒。明年一过三月，它就要生犊了，这样，就成了奶牛中的一员。这么一来，不满13岁的吉吉，就变成了地地道

道的乳牛场主。

忽然间，响起了一阵咚咚的鼓声。史蒂文正坐在龟形石上敲鼓呢。只见他一手一只小棍，把桶倒过来夹在两条腿中间。先从简单的鼓点开始：梆——哧，梆——哧，梆——哧，梆，接着，便爆发出一阵摇摆舞节奏的鼓点，那是在他们念六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拜伦女士教给他们的：哧——哧，哧——哧，哧——哧，哧——哧。

吉吉从篱笆下面钻过来时，史蒂文突然停止了敲鼓。他找到了一只又粗又合用的木棍，顺手递给了吉吉。吉吉不假思索地把手指头放在上面，就像放在单簧管上面那样。

“一起来吧！”史蒂文一边说一边又敲起鼓来。

吉吉仿佛当真能“听见”单簧管的吹奏声一样，那声音随着节奏陡然升高，然后又盘旋下降。他嘴里模仿着吹奏的声音：“噢喂——，啊——嘟得哩——噢得哩——噢得哩”，他还真像模像样地“吹”了几小节，接着两个人爆发出一阵大笑。

吉吉坐了下来：“我唱得真是蹩脚。”

“没错儿，可是你吹起单簧管来那才叫棒呢，”史蒂文拍拍他的脊梁，“你是再生的本尼·古德曼。起码拜伦女士是这么想的吧。”

吉吉往后一仰，躺在草地上：“说真的，今年夏

天我可没怎么练。”只给奶奶吹上几段莫扎特，那算不上是练习。

“嘿，我可一直在练，”史蒂文把桶放到一边，从石头上出溜下来靠在上面，“当然是除了睡觉以外在练哪。”

史蒂文的妈妈在汉普顿州立大学工作，往东得走大约一小时才到。爸爸在伯克希尔医院工作，往西走也得大约一个钟头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勒纳一家才在一年以前，从汉普顿搬到马萨诸塞州的西法里小镇上来。整个夏天，工作日里他睡得很晚，看看录像啦，跟着爵士乐和摇滚乐唱片练练打鼓啦什么的。周末呢，他大半还是呆在汉普顿的。吉吉知道，到了礼拜六，史蒂文都要去犹太教堂做礼拜，随后还要上什么主日学校。但一提到宗教，吉吉不愿却瞎打听。在跟史蒂文交往以前，吉吉一个犹太孩子也不认识，况且信不信教又有什么关系呢，史蒂文就是史蒂文嘛。

这时，吉吉抬头望了望天空，那只红尾鸢已经南去了。不久还会有红尾鸢飞过来的，随后野鹅也会从北方飞过来，那时，寒冷便尾随而至了。史蒂文好像也在望着天空，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：“念七年级了，”他说，“真是想像不到哇，要是在我原来住的那个小镇的话，我就快上初中了。”

“那敢情是，”吉吉说。

为了决定当地学校继续实行“八年小学，再上初中”的方针，西法里的人们已经投了好几次票。吉吉难以想像，每个年级只设一个班，这么庞大的地方学校会是个什么样子。准是没完没了的挤校车，而且，也见不到拜伦女士了。“真希望她能立刻把乐队搞起来。”他说。

史蒂文显然跟吉吉想到一块儿了。“拜伦女士？别开玩笑。不到下礼拜五，她是不会再招新队员的。原来那些小子们就会吹那么两下子。然后呢，她就会拿出一份音乐会日程安排，包括在国家电视台演出的那几场，兴许，在白宫还能有一场呢。现在我都能看到报纸标题了。”史蒂文兴奋地比划着说：“山村小乐队，倾倒大总统。”

吉吉微微笑了笑。正因为有拜伦女士和乐队，即便是眼睁睁地看着夏天过完了，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。“我爷爷就给州长吹过单簧管，”他说，“当然啦，吹的是古典音乐。爷爷还有一张穿燕尾服的照片哪。”

“可真奇怪呀，”史蒂文道。

吉吉身上的肌肉微微绷紧了：“那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
“噢，我也不明白，只不过觉得你爷爷当年一定很棒。可他干吗把单簧管藏到阁楼上，生前挤了一辈

子奶呢？真是有点浪费人生。”

吉吉坐了起来：“你这话听起来倒有点像我哥说的‘傻瓜才养牛呢。’”

“可是雷毕竟不是搞音乐的呀，我是说……”

“你能不能把桶递给我？”吉吉站起来，自己拿起了桶，“该去挤奶了，”他说。

斯盖奇冲在前面，沿着陡峭的山路跑下去。吉吉头也不回，跟在他后面。

史蒂文怎么可以说爷爷是浪费人生呢？吉吉为什么有些在意呢？雷和丽兹是从小跟爷爷长大的。吉吉出生那年雷12岁，丽兹10岁，可当时爷爷已经因患第三次心肌梗塞去世了。农场传给了爸爸，而爷爷的名字——费利克斯·约翰·杰奎斯——也传给了吉吉。吉吉只是昵称，其实他的真名是费利克斯，是欢乐的意思。奶奶常这样叫，可对吉吉来说，这名字又长又拖拉，就像挂在阁楼里的那件旧燕尾服，每次试着穿穿，总是不合身。

他们来到一片旷野，“嗨，等等嘛！”史蒂文喊道。吉吉的脚步慢了下来，可史蒂文还得在后面紧追。追到吉吉身边时，他已是气喘吁吁了：“你是发疯了还是怎么着？”

吉吉耸耸肩：“没的事儿。”他怎么给史蒂文解释连他自己都没搞明白的事儿呢？他只是想单独呆会

儿，确实感觉自己有点怪兮兮的，“只不过有些杂事再不干就晚了。”吉吉说。

史蒂文朝着他的山地车走去，它就靠在一所房子上。

“不想在牲口棚里帮帮忙吗？”吉吉问道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史蒂文不由得皱了皱眉头，笑道：“得了，做你的美梦去吧。”他跨上车，“喂，明天你想过来吹两曲儿吗？”

“算了吧，怪忙的，”吉吉说。他只想回去干活。斯盖奇正围着他转圈儿，迫不及待地想去把那些奶牛给圈回来。

“可明天过节呀，”史蒂文说。

“对啊，劳动节，劳动的节日嘛。”这是爸爸的口头禅，吉吉像爸爸那样咯咯地笑起来。

“你这家伙真讨厌，”史蒂文说，“好吧，那就校车上见吧。”说完，便沿着尘土飞扬而且颠簸的公路骑车走了。

第二章

学校开学的第一个礼拜五乐队就集合了。每年秋天都有一些四年级学生开始学习奏乐，而一些五年级学生则准备要加入乐队。吉吉想，今年乐队里肯定得有五十多人——将近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。

拜伦女士把刘海剪得真够短的，但后面头发却留得老长。不过，她还是穿着肥肥大大的衣服，挂着使人特别舒服的微笑。

“小号，”她坐在钢琴前，问道：“看见 *Sfzp* 了吗？还记得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是先强后弱的意思，”有人回答。

“对！那么我要先听一听那一声强音，紧接着要弱下去，叫我们能够听见单簧管的声音。接着，史蒂